

故园往事

· 二集

「格·致」文库

李新宇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故园往事 · 二集

「格·致」文库

李新宇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故园往事·二集 / 李新宇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378 - 4086 - 6

I. ①故…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0978 号

书 名 故园往事·二集
著 者 李新宇
责任编辑 关志英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 - 84364428 (北京发行中心)
0351 - 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010 - 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135 千字

印 张 8.125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4086 - 6

定 价 25.00 元

血 亲

- 3 母亲逝世周年祭
- 12 母亲逝世三年祭
- 19 母亲的遗憾
- 母亲去世十年祭
- 22 父亲的最后时刻
- 26 父亲的一生
- 33 追忆中的父亲
- 41 祖父的故事
- 47 曾祖的传说
- 52 高祖卒年考
- 56 本圣大爷

- 62 本典大爷
68 最初的茶友
71 雨花嫂子
75 四 妹

自 我

- 83 夜 哭
87 儿时的歌谣
93 我也上过幼儿园
99 上学第一天
 ——小学生活残片之一
102 初小的课堂
 ——小学生活残片之二

- 107 难写的作文
 ——小学生活残片之三
- 113 表忠心
 ——小学生活残片之四
- 118 查“反标”
 ——小学生活残片之五
- 124 找“传单”
 ——小学生活残片之六
- 129 劳动课
 ——小学生活残片之七
- 134 勤工俭学
 ——小学生活残片之八
- 145 回想当年学大寨

- 149 桃花丛中的小屋
156 一张三十年前的画像
159 山中那片白云
164 雨 声
168 艾 香
171 燕 子

生 计

- 179 谷 荻
183 榆 皮
191 毛大嫂
194 讨 火
198 偷吃(五章)

220	倒地瓜
227	晒瓜干
233	馐豆腐
240	救济短裤

血 亲

母亲逝世周年祭

半夜醒来，常常再也睡不着，因为梦见母亲。母亲，您离开我已经整整一年，从看您入土之后，我再没到您的坟上去过。今天是您的周年，我在遥远的关外，把无穷的思念和断断续续的记忆写在纸上，作为对您的祭奠。

—

一年来，在反复回忆中，我才进一步意识到您是多么坚强。世间有一些所谓“铁女人”，您不是铁女人，却像钢铁一样耐得住岁月的磨炼，顶得住生活的重压。

在我的记忆中，您不曾年轻过。母亲生我时三十四岁，在我记事时也不过三十八岁，但我不记得您曾经年轻，似乎您一直都是那个样子，没有什么变化。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在我儿时，在我一害怕就想躲进您怀里的时候，您肯定还没有白发，也没有满脸的皱纹。但在我的印象里，却是从记事开始，直到

您离去，四十多年，您的形象似乎是不变的：永远那样默默地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如今的女人还有那样的能力吗？养大五个孩子，吃的，穿的，都要自己一手操办。所谓操办，也与今天大不相同。那时没有人买衣服，也没有地方去买，因为市场已被消灭，因为一切都是凭票供应。所以，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包括鞋袜，也是母亲自己做的。做鞋要先纳鞋底，要先准备做鞋底的材料：把破布在木板上一层层黏起来，晒干备用。纳鞋底需要麻线，麻线也要自己搓。在夏日的阴雨天，把麻潮湿了，用手在腿上搓，搓成一根根麻线，然后缠起来，系成长长的一串，以备全年之用。在炎夏的中午，人们都睡午觉，您，当然还有许多母亲们，却在树荫里、房檐下搓麻线。在寒冷的冬夜，人们都早早睡了，当我一觉醒来，总是看到您坐在炕上，面对昏暗的油灯，缝缝补补，做着永远做不完的针线活儿。就是这样，我小时候穿的鞋子，竟然是用红绿丝线绣了花的；我的蓝布小褂儿，口袋也是用绿丝线镶边的。生活的艰难没有压倒您，物质的贫困没有压倒您，您仍然那样爱美，那么好强，不愿您的孩子衣冠不整地出现在众人面前，而希望他们穿得整齐、漂亮。我知道，您很骄傲，您看不起那些让孩子露着脚趾头在外面跑的女人，看不起那些有好好的布料却把衣服做得不合体的

女人。您说过：孩子是娘的脸。

为一个七八口人的家庭操办吃的，是件容易事吗？在那些饥饿的年月，做饭尤其艰难。今天的人所谓做饭，常常只是下厨房，其他一切都是现成的。甚至青菜都是切好的，水饺都是包好的。在您为一家人做饭的年代，这一切都无法想象。那时候，所谓做饭，需要从头开始，首先要把粮食变成面粉，那么，就要推磨或推碾。如今的年轻人有谁推过碾？有谁推过磨？在我的记忆里，推碾是一件大事，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八口之家，几天推一次碾？大概三两天总要推一次。在夏季阴雨天，地瓜干很潮湿，碾子压着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没有办法，只有久久地、反复地碾压，直到让它成为粉末。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来摊煎饼，常常一直摊到中午。一家人每天需要多少煎饼？这笔账是不难算的。一尺高的一摞，不够两天吃的，所以就要经常摊。

说起做饭，我想起了柴火。吃的和烧的，历来联系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在那个年代，烧柴总是那样缺。如今的农村，我们的村外，到处都是烂掉的柴草，成堆的玉米秸都烂掉了，没有人要，满地的麦秸，有人干脆点一把火，烧在地里做肥料。而在我的少年时代，人民公社的大地却是连草也不愿长。夏天正午的烈日之下，人们跑到野地里去割草；秋风落叶的早晨，

人们奔向村头扫落叶。路边、沟底、崖畔，干枯的草根被女人们的筛子和扫帚收拾得精光。母亲，您永远不失高贵，我不记得你曾混迹于争抢树叶的女人们之中。但是，烧火用的柴草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日复一日的劳作，望不到头的困苦，然而，母亲永远不失风度，从不让人看到自己的困苦和艰辛。而且，您做到了。许多人没吃的，我们有吃的；许多人没烧的，我们有烧的；许多人没用的，我们有用的。即使是在 1960 年，我们兄弟五个，没有一个饿死。我们没有另外的收入，一切的一切，都归之于我们有个好母亲。这也是您常常为之骄傲的：我的儿子一个也没有饿死。

母亲，您应该骄傲，没有人比您更有骄傲的资格。

二

在 1960 年的大饥饿中，小小的村子饿死了那么多人。那时候，全村大约一百户吧。五百人左右。死了几十口。从我们家往北，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不是没有父亲，就是没有母亲，不是死掉了儿子，就是死掉了女儿。一家又一家，大多残缺不全。

我们家没有饿死人。有什么食物来源吗？没有。有什么特

别的办法吗？也没有。母亲，您却以独特的方式使我们没有在饥饿中死去。没有什么真正的食物，但哪怕是一把草，一撮树叶，甚至什么也没有，母亲也照常要为孩子们“开饭”。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吃过各种东西，大多数树叶都吃过了，因此留下了一些独有的知识：比如，核桃叶子是不能吃的；枣树叶子是不能吃的；国槐叶子能当饭，但吃多了会肿脸；桑树叶子很好吃，但吃了容易犯困；榆叶最好吃，榆钱是美味；洋槐叶好吃，洋槐花更是佳肴；柳树叶虽然有点苦，但用清水煮了，在冷水里泡一泡，就可以吃了；杨树叶子需要长时间浸泡，否则是很苦的；青蒿、黄蒿、白蒿都是可以吃的，只是要选嫩的，同样需要煮过之后再浸泡……就是靠这一切，母亲把我们养活了，我没有像我的一些同龄人那样倒在野地里被野狗拖走。后来您说过，许多人都死于懒，因为没饭吃，因为水肿，因为一点力气也没有，人们往往倒头便睡，从早晨睡到中午，从中午睡到晚上，越睡越不想起来，结果就再也起不来了。您说：如果没有你们，我也会那样睡过去。

然而，您知道，自己不能那样睡过去，而是必须挣扎。自己不睡，而且不准我们睡。我们总是在吃饭的时间要面对一点吃的，哪怕是一撮树叶，一点草根，但都要按时吃上一点，哪怕只是喝一点清汤。结果，我们没有死掉。

我有一个朋友，直到他的母亲去世，也没有原谅他的母亲。因为在 1960 年的春天，他曾经被母亲洗净了放进锅里，就在他的母亲外出拿柴的时候，一个邻居的奶奶来串门，把他从锅中抱走了。从此，他就跟着那位奶奶。当他长大之后，母亲无颜见他，他也不再认他的母亲。相比之下，一样是人，我们是多么幸运，面临饿死的威胁，母亲也舍不得把我们送人。当有人向您要一个孩子时，您的回答是：“要是能活下去，就一块活；要是脱不了饿死，就死在一块吧。”

最后，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

母亲，好日子还没有开始，您为什么这样匆忙地离去？

三

虽然我从很小就叮嘱自己：要像一个男子汉。但风暴袭来时，母亲，我真的很害怕。窗外电闪雷鸣，我只有钻进你的怀里，或者偎依在你的身边。

那时候，母亲是多么强大！

越是风雨中，母亲越是坚强，像一棵树，可以撑起一片蓝天，是避风港，可以为孩子挡住袭向内心的风暴。

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在一次次的劫难中，母亲，您曾经害怕过吗？在我的记忆里，您没有。

我见过许多女人面对劫难而悲痛欲绝，我听过许多女人遇到不幸而大哭大叫。我非常自豪：我的母亲永远不会那样。天似乎真的塌下来了，母亲稳稳地坐在家里，继续搓她的麻线，继续纳她的鞋底，继续做饭，然后招呼孩子们吃饭，一切都似乎算不了什么，日子还要照常过。

当父亲突然成为“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家庭，都会立即感觉到世态炎凉。在威胁面前，在冷眼之中，您一如往常。当一些昔日亲近的人避之如避瘟神的时候，当有人要看这个能够经过一次次改朝换代而长盛不衰的家族垮掉的时候，您却有了站街的闲工夫：吃过饭，收拾完，抱起孙子，领着孙女，上街了。在大街上，您的腰挺得很直。在一次次批斗大会召开的时候，在一次次大喇叭刺耳的狂喊声中，在您的脸上，我只是看到了严峻，那严峻如坚硬的石头。

您不曾软弱过，不曾慌乱过。风暴之中的家呵，尤其是孩子们，因为有这份镇定，无论外面是如何风狂雨骤，心，仍然能够停泊在一片平静的港湾。

四

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然而，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您本是地主家的娇小姐。